



卷四十八

聲陽子

退齋閒錄

卷四十九

喚玉集

金玉詩話

考古編

退齋筆錄

過庭錄

尚道記稿

北夢瑣言

五德志

詩談

小說舊聞記

說郭卷第四十八

輦隅子戲歛瑣微論

二篇

宋黃晞

蜀人仁宗朝

叙曰輦隅者物之名也歛歛者薨歛之聲也瑣微者述之之謂也天生斯民也與夫禽之駢然所以異者由出道限矣故首之以生學天實生賢宜均所賦介然獨處為隘則甚故承之以進身進身之速匪衣且食殫吾所私垂無疆之休故承之以揚名後俗流荒賢一姦百善既揚名惡亦隨之故承之以虎豹暴夫於虎豹為毒舉世慨夫哲人為之來哉故承之以仁者勇勝則暴人勝則流不暴不流故承之以文成文以經治武以運文故承之以戰克文武交劑剛以洽柔故承之以大中中之至莫顯

乎二者故承之以道成哉道德者何誰故終之以三王或曰孔子刪書其實帝之而子王何也宗周之禮父傳之子子昇之孫雖有堯舜在下未有無父而天子也晞之所得表於三王耳弗重則吾罔敢源溢則波微智少則意塵述而不文孰與爾歸非敢播之作者益用致之子姪云爾晞序

生學篇一

進身篇二

揚名篇三

虎豹篇四

仁者篇五

文武篇六

戰克篇七

大中篇八

道德篇九

三五篇十

五氣雜萃鈞坵鑪翰物吾鍾付何以事天用吾以然則無不然

君子重力作生學篇

無自而生無自而不生以吾茲身人實柰何物求吾原吾道是求慕然濡不吾為哉作進身篇顯顯令實魏昂卓厲吾揮以効所在之生不生所以長生作揚名篇

曰邪飭心反偽如真常日不足厲則有餘呼嗚嗚矣哉柰命之何故作虎豹篇

世道斯往誰為來者塞極以亨執之使然萬態融融動值飛潛故作仁者篇

天上萬彙為滋用紛紜交蔓將為救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

陰陽相生水火相平交戰其間以順吾道夥哉生聚得盡天性
作戰克篇

人情不一世所以亂聖人哀之大為之防二者交際故不可以
不知也故作大中篇

自天地事無能捨之者萃斯二柄而已呼嗚斯人以歸乎壽福
作道德篇

王恊其王民心繹順位不崇德衆斯救焚惟皇建極允克厥終
作三王篇

聳隅子曰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
不能與不知同知而後者尚矣學之非師而功益勞反非人而

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賴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

今則亡 右見生李

嗚呼腐薪不可以撻兵溪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

下也 右見進身

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救其將枯綿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
終日不為惡惡必殺矣終日不為善善必急矣是以君子舍此

覬彼 右見揚名

不謨之相不材之將其尸利也倍乎商賈欲聞之人慘礫之吏
其不毒也甚乎鳩翅故為天下者不可不慎

王良之執馭扁鵲之為醫師曠之善聽由基之精射使其志於

聖人之道猶反掌耳 右見虎豹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 聳隅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

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止哉 右見仁者

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

而渡淵其能濟乎

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偶士不耻其材之不充而

耻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

大偽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成人以為賊

而姦人逆聖人 疑為賊 右見文成

或問戰克於聳隅子子對曰以道德為疆場以仁義為將帥以

命令為陣伍以忠信為干戈智以師之禮以戰之則何戰而不

克也 右見戰克

女無妍媸得幸則衆妬之矣士無賢愚得勢則衆嫉之矣 右見大中

澗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材易

其秀君子履道無躁世之弗腆無由人之不諗生雖不違名亦

隨昌 右見道德

三五不以天下為心而天下歸之五伯以生民為心而生民遺

之蓋脩與否故也

去就者是非之根動靜者成敗之源吉凶者善惡之樞始終者

安危之機固其根澄其源審其樞端其機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或問為天下之道如之何對曰其猶馬也護之以阜廐飼之以芻粟歲之以鞠鞣控之以善馭之遠則遠之近則近之孰為而弗若也

右見三五

程氏攷編十篇

宋程大昌

字恭之新安人淳熙辛丑作

梁天監中曹景宗立功還武帝宴華光殿連

今沈

約賦韻獨景宗不預固啟求賦詩韻已盡惟餘執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歸來笳鼓執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韻盡為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披鈎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周座有江總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韻得近格曰共易夕擲斤折借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正後

正同曾不挽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書韻為鈎坐客鈎操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世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曰古未之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鈎所得而非酬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取元魏帝女故其妻贈之詩曰本為簿上蚕今為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荅先謝正次用絲時兩韻則亦矣以唱和為次矣

漢初不獨襲秦王朔亦因秦曆以十月為首不置閏當閏高之歲無問何月卒歸余歲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

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嘗推時定閏也至太初元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歲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邪抑自此始置閏也

唐志道士女冠僧尼見天子必拜今不拜非禮也

漢初酈審趙三人皆名食其以六國衛有司馬食其並慕其名史記呂后紀黎明孝惠還徐廣曰黎猶比也將明之時此說非也犁黎古字通黎黑也黑與明相雜故曉未正曉也猶曰昧爽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雜也遲明即未及平明也厥明質明則已曉也

開元間得點啜首者唐史為郝靈筌白樂天新豐折臂翁詩注云郝雲岑雲岑者豈其字或蕃官邪

補沈括筆談云前世卑者致書於尊書尾作敬空字如從尊暨卑但於空紙批所欲言者及某人如今批荅之類故紙尾結言敬空者示行卑不敢更有他語也

張湯傳贊注如淳曰班固自錄馮商長安人成帝待詔金馬門受詔讀太史公書十餘篇顏師古曰劉歆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然則史記亦有馮商之文不獨先生也

古今罪秦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願徇者而有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橫死其二臣亦穿塚以從是時橫也失國

豈能強之使拘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傷其自欲從拘不可救止更代也恐非繆公遺命使然也奉獻公元年下令從死者然則繆公以至康共其國俗既以願徇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故獻公既葬出子知非令典始以國法絕之

北夢鎖言

二十篇

五代孫光憲

富春人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小殿居未嘗不與學士論前代興亡頗留心貢舉曾於殿柱上目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及故事終日忘倦泊喜宗黃帝好蹴毬聞鷄為樂自以能於步行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豬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步侍郎

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武帝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遊方外或止江南名山多識高道僧人初德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會昌中靈山古迹招提廢棄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位為事相國蕭倣裴坦時為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畧云臣等聞玄祖之道用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法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為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

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異也懿皇雖聰覽稱獎
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終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
也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揚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為
詩焉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依形於便殿師友目之曰當代
仲尼雖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日俸
錢三百貫給之起昧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
餒故加給焉于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
得此為短焉葆兄子曰士人之家唯耻貨殖至於荷畚執耒灌
園粥蔬未有祿代耕豈其器而為養安可忘其肯不迨昏晨今

之世祿囂浮不能搏節稍豐則飲其狗彘似歎則困彼妻孥而
去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竊身倘德望名品未若王相
國者得不思儉而足用乎

唐相畢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謂
一受知朝士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譏其醜賈之子謂改
為誠字相國欣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
士慙悔交集也

唐改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
口寺齋鍾動輒詣謁餐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鍾異其晚
屈而不逮食也後公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于

曾口寺云曾遇闍梨飯後鍾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
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翻平生不足也
夏侯孜相國未 伶傳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入朝士之門舍
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入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
而後通也 或云王播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
詩及荆南入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王文公疑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卧慮夢寢
中見生靈也
唐相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而
積穀如坻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鄴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重
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同無所

貪宣皇曰所所謂之足穀翁也

唐咸通中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嘗曰鴻儒旨趣
甚高人所思仰聚徒五百輩以束脩自給遊優卒歲有西河濟
南之風幕隙多與之遊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
蝗虫謂粥莊而食也第二變為嘉魚謂粥書而食也第三變為
大虫謂賣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
士或云寡而冠帔自幽獨為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
踰墻為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歿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
號乃具車馬偕歸崔門日昔日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除叨塵

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鳳翔楊少尹說之甚詳近代江南鍾令內子乃盧肇員外之女也亂離失身弟兄有在班行者耻之乃曰小娘子何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仙傳有徐仙姑居南岳魏夫人之壇群僧調之乃自顛仆此乃修道而靈官所謂也已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峯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挾刃入禪室欲行強慕尼禪死矢志隱峯取其禪服集衆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勅暴橫鞭入之曾典眉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將欲通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沉於墓頤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一故障難而况治容誨淫者哉

孫祭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携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遊亦何傷於平少之流哉

唐世梁太祖未建国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夷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簿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倍葉戲梁祖以其有莊墅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渠則不識如此輕簿可由可柰幾至不測後有入言方

漸釋怒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護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調諸幕僚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諷已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為廣帥巖詞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二位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唐盧延讓業詩二十五舉方得一第其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刻店門開之句祖庸張相親見此事每稱賞之有餓猫臨鼠穴噉狗舐魚砧之句為成中令見嘗又有采煤燒鹽破猫跳

觸鼎翻為王先生所賞公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猶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于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窻下側有栢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于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于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窻側栢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才貧未聘近中心疾姜女中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入彼家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於刘山甫也

唐張偉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未回其

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增大院之悲乃製浣沙溪詞曰枕障
薰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
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置于几上大阮朝退
憑几无慘忽曙此詞不覺哀慟乃曰此必阿仄所作阿仄即中
諫小字也然于風教還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顏相似怒之可笑
諺曰小舅小叔相槌相擗詭戲固不免也進士趙中行家于溫
州以毫俠為事至蘇州挨止反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
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之
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即第三十九愛姬為父母奪與諸葛
殷李恨恨不已時諸葛殷與李用之幼貳高太尉恣行威福李

懼禍歛而已偶語於荆娘亦憤惋

謂李三十九即曰此小事我能為即讎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七月六日正午時待我亦依之至期荆氏以襄盛妓妻致
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中不知止所

唐女道士魚玄機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為李億補闕執箕
箒後愛衰下山隸咸宜觀為女道士有怨李公詩云易求無價
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消歇歸春浦楊柳東西伴客船自是
縱懷乃娼婦也竟以教侍婢為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
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娼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又違兩人
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中水恐照鴛鴦兩背飛亦有詩集金

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乃焚之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汝亦帶焰時號美戲也唐末有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遊之事或云孫戲舍人所撰

唐孔極侍郎作遺補時朝回雨不賫油衣及避雨於坊叟之廡下霧注愈甚已過失時民家意其朝飢延入廳事俄有一叟烏帽沙巾而出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珍乃公侯不若也孔公慙謝之且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則已令鋪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竟頓忘宦情它日說於僚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擬於封侯洪範五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富豈斯人之徒耶復有一巫馬

上內逼急諸一空宅徑登溷軒斯則太優穆刀綾之室空也將優忽至此丞郎慚謝之優公曰侍郎他日內逼但請光訪人聞之莫不絕倒

梁祖魏因夫人張氏礪山富室女父蕤曾宋州刺史温時聞張有恣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難及温在同周得張於岳間因以婦禮納之温以其宿疑深加敬異張賢明有禮温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至其信重如此初收兗鄆得朱瑾妻温告之云彼既無依寓於輜車張侍遣人召之瑾妻再拜泣下謂之曰兗鄆與司空司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姒如此

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如吾妣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尼張恒
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淫骨肉聚塵
睢薄荒穢以致友珪之禍起於婦人治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
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退齋雅閑錄 一篇

宋侯延慶

號退齋居士字季長

宋莒公初名郊在翰苑上有意大用為同列所譖言姓名之讖
不利國家上賜名庠莒公因有詩云紙尾何勞問姓名禁林依
舊接群英欲知七畧稱臣向便是當時劉更生

張芸叟初左遷集兒女把酒芸叟有慨然不樂之意命告探坐
中物賦詩一女賦蠟炬曰尊前獨垂淚應是未灰心蓋以諷也

芸叟稱之

衡陽試院中同官趙傳霖得食藥方以巴豆一粒用枳殼一枚
切作兩邊去穰內巴豆以麻皮繫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殼軟
爛即去巴豆焙乾枳殼為末麵糊丸如桐子大食後熟水下十
五丸老人小兒皆可服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去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了
子用水飲下一服立止

蔡載天任賦梅花落句云應有化人巢木未敢問一國自行春
其冥搜如此

予與尹東珣溫淑同考信德府進士溫淑言頃在都下市書處

見有馮本唐書鄴要一冊後題一絕云中原不可生強盜強盜
終生不易除一盜既除群盜起功臣多是盜根株竟不知誰所
作

河朔人謂清明雨為潑火雨立夏雨為隔輒雨

秦晉間農夫語云小麥鎖大麥早穀豌豆花植穀拖泥秀爛起
田中瓜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沙長競種成俗一株有主百千花香
最忌麝或佩觸之花輒萎死惟頻澹茶茶灌其根則不為虫所
蝕

章子原題李拜直家江行初雪韻詩云江頭微雪北風急憶泊

武昌洲尾時朝未浪打造欵破擁被醉眠人不知

羅浮山有隱者自謂黃野人或云呂洞濱之流嘗題詩山間云
雲來萬山動雲去山一色長嘯兩三聲天高秋月白

刘拱衛遠宣和初守祁州嘗接伴北使有李處能者北朝故相
李某之子號李狀元家燕人之最以學著處能謂遠云本朝道
宗皇帝好文先人者荷異眷嘗於九日進菊花賦次日賜批荅
一絕句云昨日吟卿菊花賦碎剪金英作佳句至今襟袖有餘
香零落秋風吹不去

退齋筆錄 十事

前人

建炎三年歲在戊申揚州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

郡日虞金人深入洲時脩城得銅鍾於城隅其上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基誌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李愛子役築於廬陵殞于西壘之顛吾時司天文昭政命今晦朔康定之始未歆堂于它山就痊于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上是壘吾亦復出是拜東平鳩工決使吾愛子之骨得同和泊聽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興版築未成明年金水犯維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毋保章貢淵失守既經兵火不知鍾所在癸丑呂原來守下車即修城不數月壁壘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云

銅鍾文銘得之劉簡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機政寓於刘沆相宅幾兩月神宗未許其去沆之子璿嘗謂公坐間聞公云化成住處在近可令呼來化成者功課命老僧也少頃化成至公作一課更為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相公看命今仕至宰相矣更復何問公微作色曰安石聞命又不待做官但力乞未上未許只看日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歡服去意遂決

璿之子
間云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白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

久之曰可以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淳曰如此即不若教之
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声色俱厲曰快意事更做不得
一件淳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呂源云
蔡確之子懋宣和末為同知樞密院事因奏事言及確南遷時
事云蘇軾有章救先臣確臣家嘗傳錄因袖出章進上皇云蘇
軾無此章軾在哲宗時所上章哲宗以一旋風冊子手自錄次
今在營中無此章也懋悵然而退鄭望之云

五總志 一篇

宋吳垞 江右人

憂患餘生艱棘百為方時搶攘顧進生之不暇猶廢井不及泥
不食矣然於袖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尚未能

結舌閣筆於是因事輒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
次第非敢為書覲有補於遺亡龜生五摠靈而知事因識其首
曰五摠見建炎庚戌上巳前二日避地無諸城書于蕭寺之道
山亭江左吳垞序

唐李白崦嵫磊落常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於沉香亭白披襟
扶掖以對俞高力士脫靴以水湔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
白沉醉中為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誤因號為醉
聖故老杜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
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用奸倖
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

如淘沙取金部石採玉皆得精粹者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是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未侍酒不羈特有才無倚托以此玩世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籍為潦倒宋武帝舉止行事以劉穆之為鄙度此非醜籍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倒為不偶之辭誤矣

唐人謂李白為天才絕白君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曰傳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絳之一笈未嘗開視刘三復或請之荅曰若見辭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紕是言也

長安有龍戶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鯁魚退之云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未當是用此而馬不見于書傳更當詳考且質於博古者

于寶司徒儀日祭用麩麩晉制呼為環餅又曰寒具今日饊子桓公蓄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拭手出示之故多染汚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唐韓王元嘉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為妣妃荐嚴作文立石以表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者刊于天尊之皆在澤者立于佛龕之西絳之道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荆人陳惟玉書不借草屨也謂其易辨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曰不借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揲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為復有獻硯于王荆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為物移聞者歎服

寇蔡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既得詞頭以請于于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揚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揚尚書制為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

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克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巧而識者譏誚以為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於歌咏也

王介甫一夕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僕蘇軾明日來問之既至果結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為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賞嘆

說郭卷第四十九

唾玉集

俞文豹

世有說苑說林又有叢說世說嗚呼說而不根諸理潢潦耳俞
君文豹余愛交也一日以其所粹之說名曰吹劍其庶乎根於
理者予披閱顛末觀其學粹甚采其文瑩甚殆無一疵可指因
易其名為唾玉集識者或有取於斯撫卷太息喜而書之景定
二年春山翁頃篇是錄名為吹劍聊通興耳或者遂借名為唾
玉集豈予本心哉知我罪我以候來者

嚴君平在蜀持五行看者人臣則勉之以忠人子則勸之以孝
後世或取於曰或寓於星或况於支干誠為可鄙如從漢高祖

入關三百人封侯隨括四十萬人皆坑之漢兵無一名行哀絕
運限趙兵無一人在生旺日此理當有所處昔軍校與趙韓王
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迂除軍校則交一大責罰小小
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可以何而來大抵人事盡則天
理見焉可徒信術者而生預憂忘喜之心哉

陳希夷雙元衣錦集預定我朝 狀元凡鄉里姓名經賦題目
官祿疾病父名妻氏盡在四句中歷歷應驗

馬洧字臣濟為狀元劉元城收洧不脩門生之禮曰省試有主
文故稱門生殿試則天子為座主如是豈可為他人門生器之
大服

木尚書待問癸未年為狀元孝宗問木姓出何代對曰容臣退
思故永嘉有鬼魅魍魎之謂文豹謂子貢姓端木恐即木姓
如諸葛司馬夏侯皆分為兩姓也

詹文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一青衫住
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荆公嘗暑中典明道先生語公子雩囚首跣足乎持婦人冠出
問言何事公曰新法為人沮雩箕踞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頭
于市則法行矣雩卒公悅見其荷鉄枷如重囚乃舍宅于半山
寺

東坡先生嘗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

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羨汚朝衣家人小過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謂荆公發也

漁隱聚語云朝廷嘗遣使高麗彼以一僧館伴宴會中行令云張良項羽爭一傘良曰涼傘羽曰雨傘我使曰許由晁錯爭一瓢由曰油葫蘆錯曰錯葫蘆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去處

公孫弘東閣開招賢欽賢趨材三館出閣僕西京雜記

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近水樓臺月向陽花木春乃杭州巡檢蘇麟上太守范文正公求薦劄

蔡州褒信縣有道人王基常饒人先其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太宗子元儼有威聲號八大王有人謁拜張乖崔投丞相及給事書皆納之袖中無語及八大王書乃曰真捩鼻目

拒馬者漢制光祿大夫門外則施行馬

闌闌顏廷之云闌市門闌巷門也市廛者市中邸客揚子有田一廛言有百畝之居市井者古者鄉田同井一井必有一市文豹嘗作開井疏曰六十四卦有井卦言水養人二十八星有井星司人汲水雖三家之市皆有豈兩巷之間乃無平地鑿空要湧出醴泉甘露諸天打拱會化來金海銀河

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尖落鐸字窰陀窰俗字黥賴
壞字骨露錮字屈孿圈字鶻盧蒲字突即堂字突乘團字斫落
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巨字即釋典所謂二合子

哲宗問左右蘇軾襯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弥
陀曰此軾生西方公據也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嘗盡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執筆
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日既曰無有何論公駭其言
而止後閱藏經踈然有悟乃作護法論

德宗每年生日令僧道及給事中等官大論麟德殿相與問難
賜予有差時以為上儀白樂天有三教論衡我朝聖節升座本

於此

過庭錄

宋樓昉

字陽叔號迂齋四明人端平初贈直龍圖

文字之妙只存幾個助辭虛字上看柳子原荅常中立嚴厚輿
二書便得此法助辭虛字是過接斡旋千轉萬化處

古人名字明用不如暗用前代故事實說不如虛說五行家之
言以為明合不合暗合拱實不如拱虛如此說可以悞作文之
法有一朋友聞之擊節予嘗欲出韓退之荅張籍李翱柳子厚
荅常中立老蘇上田樞密蘇子由上韓太尉書曾南豐荅王介
甫書陳后山荅秦少游書與前輩諸公凡論文處別作一冊寫
出類聚觀之不特可以見各人自有法度亦可以見各人自有

工夫此與親承面命何異

柳子厚文字多學國語却著非國語若干篇豈私其所自得而諱其所從來即至荅韋中書則云參之國語以著其繁又云左丘明太史公國語可出入此却是子厚自瞞不得處不覺說出亦可以見其天資刻薄也

太史公作蘇秦張儀范雎荆軻等傳分別精神蓋子長胸中有許多俠氣所謂爬着他痒處若使之作董仲書等傳則必不逮以其非常行也

王蠋義不北面於燕非戰國之士也太史公不自為立傳僅以附之田丹傳末于長自有深意蓋單之勝囚於蠋之死也

太史公云同于駿乘表絲變色同于趙談也顏師古注可考蓋以父名談故也近世王明清揮塵屢錄字劉摯華老為王之大夫名萃字樂道本太史公舊也史丞相本字光叔婿五夫潘又李參政秦發婿也於稱謂不便故以同叔易之此惟潘李可稱耳予故以朋舊間名字偶以祖考相犯者槩可以同字稱人往往詰余不知固有所本云

太史筆力豪放而語激壯頓挫如所謂長袖善舞多才善賈友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等語皆皆切近端的贊尤奇屈原賈誼荆軻兩贊當為第一讀之使人鼓舞慶快而繼之以泫然泣下也韓退之毛穎傳贊可繼其後

柳河東晉問節目凡八先說山河次說兵器次說馬次說木次說魚鹽次說晉霸未乃歸之唐堯道風一節高如一節而吳武陵之說自廢蓋子厚先有最後一節前面只是布置鋪衍旋旋引入譬人粥珎器重寶後不成終有人求者便把第一最好者示人也須從平常之物旋與之親却到珎哥之物字然歡喜贊歎彼之觀漸異則吾之寶漸重前人嘗謂作文字須留最好者在後面呂太史亦云文字結尾如散場後底板若好者相排鋪在前面却只平平結棗則無可歎笑者矣

予少時每將非聖賢之書不敢觀之說他書未嘗掛眼有一朋友謂某曰天下惟一種刻薄人善作文字後因閱戰國策韓非

子呂氏春秋方悟此法蓋模寫物態考事情幾於人致傳會操切者之所為非精察者不能到使和緩長厚多可者為之則乎凡矣若刻薄之事自不可為刻薄之念自不可作亦先有六經孔孟義理之說先入而為之主則百家之書反為我後而不能為我害矣此須魯男子乃能學此不然癡人面前不可說夢也前輩評四六謂經句對經句子句對子句史句對史句詩句對詩句最為得當且於體制諧協以予觀之若書的詩書句之類則尤佳六經循環自相對次之若不得已以史句分曉處對子句或經句亦不奈何大要主於縷貫脉聯文從字順而已不必大拘也如在武丁時對作呂公考惟汝一德時令三年天維顯

思對民亦勞止有能奮庸對爰立作相經營四方對飲御諸友
之類固是天造地設萬人留田對三事就緒不免以史言對經
句緣有氣力所以不覺若獨有天幸對不自意全以史句對史
句則尤妙古人詩句亦有可用之於表戡者若用之於制誥則
不遵嚴不可不知開禧間有以家世平章軍國者遇宗祀予為
代作加恩制未幾云伊尹格于天伊陟格于地既助予克享之
誠巫咸又有家巫賢又有商尚勉尔交修之誼蓋四人家世輔
相而格天格地施之於郊祀禮成之後似更自親切

詩談

宋

梁太宗任昉云六經素有歌詩書誅之類此蓋取自秦漢以來
聖君賢士沿襲為文名之始起故因暇日錄其緣起抑亦用心
新好事者之目云三言詩自晉散騎常侍夏侯湛始四言詩自
漢楚王傳常孟諫楚夷王戊始五言詩自漢都騎尉李陵與蘇
武詩始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始七言詩自漢武帝栢梁殿聯
句始九言詩自魏高貴卿公始賦自楚大夫宋玉始歌自荆軻
作易水歌始離騷自楚三閭大夫屈原始反離騷自漢揚雄始
離合詩自漢孔融作四言離合詩始歌詩自枚皋作麗人歌始
挽詞自魏光祿勳繆襲始
唐白樂天云夫文之為言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
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
声莫深於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自愚騷微
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
情至而不感者聖人之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
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協韻則言言順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
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乎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
恭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
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
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
戒言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治周衰泰興采詩之官廢上不以詩

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人情乃至於諠成之風動救失之道
缺於詩六義始刊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騷人所不
遇者各擊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故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
于怨思徬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
別則引兩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下草上鳥比雖義類
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以還得者
善寡以康樂之興博多弱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
泛鮑之徒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
義寢微矣陵夷至於陳梁之間卒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
風雪花艸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乎哉顧所用如何耳設如北風

其涼微風以刺威雪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發興於此而義歸於彼迨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艸乍辭風之句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所謂嘲風聖弄花柳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參有感恩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世稱李杜方之其人不逮遠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十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覩縷律格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廬子花門之作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其不逮於杜者乎予嘗痛詩道崩壞如此忽忽發憤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繆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篇故略叙其詩之源流廢興於此

沈存中謂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矣自舜作皋歌陶颺言賡載及栢梁聯句顏延年謝元暉有和伏武昌昌登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文士唱和固多元稹作春深何處好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為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字韻令狐楚所謂詩多此韵起於此凡聯句或兩句四句亦有對一句出一句者謂之轆轤體焉

詩律之興其來久矣自建安以後訖於江左格律屢變至沈約

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審。及沈佺期、宋之問，又加靡麗。固忌病聲，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宋之號，為沈宋體。語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

唐李肇云：元和以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注於樊宗師；學放曠於張籍，詩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也。

李長吉長於歌詩，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嘗對以月如魚、恨月長圓，人以為勦敵。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月為天上月，未有以對。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一座

皆稱為的對。

金玉詩話

宋蔡條西清魚為子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谷剗湯客》、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

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弟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雲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處用，着朱騎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來來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

元豐間王文公益公於此人言起自公非也

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稱衡槌魚陽慘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也此理大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三矣

作詩者陶冶物情體會光景貴乎自得蓋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強力至也譬之秦武陽氣蓋全燕見秦王則戰掉失色淮南王安雖為神仙謁諦猶輕其舉上豈由素習哉予以謂少陵白太當陰阻艱難流離困躓意欲卑而語未嘗不卑乃知天稟自然有不能易者也

少陵飲中八仙歌用韻船字眠字天字各在前字凡三於古未見其體予嘗直之叔父文正曰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製重韻無害亦周書分章意也握賣吮墨者不可知乎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闢麗搜奇者尤衆如水涵天影闔山拔地刑高又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聞皆見稱於世然未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則洞庭空曠無際氣象雄張如在目前至讀杜子美詩則又不然吳楚東南圻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幾雲夢也

蘄州黃梅縣峰頂寺在水中央環伏萬山人跡罕到曾子山阜

為令時思事登其山見梁間一枚塵暗粉落蛛絲蒙冒幾不可
讀滌涕久之乃誦仙言也夜宿峰頂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
語恐驚天上世人傳楊文公幻時諸者誤

王師吊伐江左城將破或夢卅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篋篋物散
落如豆着地皆城人問其故曰此當死於難者後見一貴人盛
冠服繼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皆死圍中城

王文公弟兄在金陵和王微之暫登高齋詩押篋字平甫曰當
時徐氏擅筆墨夜圍夢墮空中篋此事奇譎而盤屈強韻中可
謂縛虎手也

韓偓詩鴉兒啜噉雄黃背鳳子輕盈膩粉腰不記鳳子定自何
物或問予姑以蝶應之問者依違而已退念歲書萬數不能貯
心亦病也徐悟乃催豹古今注耳謂蛺蝶大者為鳳子

南唐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江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眠嘗
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暖也五更寒夢裏不
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閑山別時客容易見時
難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間含思悽惋未幾下世云

南遊記舊

宋曾紆 魏空清人

慶曆中賈昌朝鎮北都奏因韓魏公治恩冀河流斷趙征村岡
勢不利國姓致皇嗣未立仁宋即日批付侍御史知雜吳中復
極往按治一日受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既封以所受內

降面乞盡付中書門下行出了敢奉詔初甚拂吳固爭不已乃從時人謂之鉄面御史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唯弔喪問疾不赴

掖垣蝶御史臺連字

俗謂之捺頭蝶

自李宗諤始中丞呂文仲論奏不

當宗諤引臺閣故事復奏云宰相政事堂礼上兩省官謁于堂上中丞率百官班于堂下盖兩省各長言尊則位居四輔叙位則禮絕百司金御史以掖垣近司使同寺監統集亂堂陞處之分侮黷憲章取誚中外朝廷真宗諤之論從之自是為例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玉溥始王溥罷相歸班王介甫以次適蔡下吳國夫人吳氏驥貴又受此女乃以天下樂暈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以對歸問之果然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

佛帳明日再對惶懼謝罪而已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檢見韓維故事乃批旨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詞第草兄制是日以天寧前日樞密院罷散齋筵魯公押宴曲阜古席面會徹宣召鎖院魯公拜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卧内因即報蔡京兆試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又云除脩注告詞是子固行當時便當論繳時南豐已疾革領之而已

永州張子發秀才云昔人皆有以祖述如蘆頗慕蘭相如近世如韓持國祖述晏公之類蔡京祖述教坊使丁山現無所不為以取人主一解顏而已

紹聖中瑾華既廢判大正儀同宗景乃乞以妾楊氏為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依所乞許仲元在書遂依已得旨揮過門章子厚大怒面責冲元云小白蔡立之盟誠諸侯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頤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極陳罷宗景宗

司仍奪儀同時論佳之以為得防微杜漸之術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托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檢何本末相戾也李端愿宮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賓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為例至人分竅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召學士將鎖院孫巨源適當制頗快快不欲去李飭侍妾助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禁門矣草草作數語云城頭上有三鼙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若匆匆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那更蘆花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原是夕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黃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常平除夜泊汴口見蘇子瞻植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大暑泊清淮樓見米芾衣犢鼻自將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送人趣其滌硯未畢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小說舊聞記

唐柳公權

元相國之顛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沔江之湄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掉小舟直指光所乃釣船中也詢彼漁者云適或一鯉光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公命庖人剖之復中得古鏡之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鬣瓜角悉具既磨莹一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內中箱中及國憂亦亡去光啟丁未歲於鄴下與河南元恕遇因話焉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宣宗朝再啟黃閣也不協比於樞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諸所礙於德刑者必固爭不允由是征顛忌馬而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承寧里第別構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如也大中中因請辰前假將入齋惟所愛卑脚犬花鴨從既啟扉而花鴨連街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吠轉公急亦疑之乃於匣中拊千金劍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乃

大丈夫豈攝于鼠輩而相迫邪言訖歛有物上墜地乃人也也
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
其來及姓名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原賂龜壽令不利
於令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為花鴨所警行不能匿令公若貫龜
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昇公曰待尔以不死而遂命元
從却押衙轉存隸之明日詰旦且有婦人至第門服裝單急曳
履而抱持襁嬰請于闈曰幸為呼李龜壽龜壽出乃其妻且曰
訴君稍遲昨夜半前來相見尔遂與壽龜如初及公薨龜壽盡
空亡去著作舅氏昔年話於昇臣兄弟余不敢墜盛烈故書之
三水曰夫積仁可以恢邦家厚德可以質文顯晉文公天縱弘
度岳生炳靈文則振起國風武則式遏戎醜故得光輔王室至
於雍熙寶中興賢相也龜壽璪隸尚服義風九土蒼生固受息
肩之賜也

王得臣癸巳歲從昇臣兄自汝入秦冬十二月宿于北華之野
孤泉店到時晚勢尚早逆旅喧闐昇臣乃與予同登高南坡闌
若訪僧曰義海義貌甚清談吐亦雅中夜圍爐設茶果待客頗
勤因話三峰事海曰去年初秋一旦迨暮有士人風格峻整麻
衣芒屨荷笠而來祈宿者問其所至姓氏誰何荅曰玄冲姓王
來自天姥性隱遯好奇為心中間所遊陟諸山名跡盡東南之
美矣惟有華山蓮花峰之秀異未覲今則方俟一登尔海哂之

謂曰茲山峭拔若峭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
勿謂天不可昇但慮無其志耳僕亦然華陽川中有路志其幽
尋焉海觀其辭氣壯僕亦然之冲曰某明日且去某日當留山
趾訖其五十何為一旬之程亦足矣既上當燐煙為至時來
桃林南望翌日玄冲發笈取一藥壺并火金懷之而去義海書
于屋壁及期先一日至桃林宿明日平晚岳色清即無纖翳佇
立數息間有煙一道歛起蓮花峰頭海祕之不信復歸二旬而
玄冲至歇定乃言曰前者既入華陽川中尋微延索紆至蓮花
峰下甜一宿方登初登也雖嶮峻猶可重足一跡困則伏於石
庵中暮亦如之既及峰三分之一則壁立青障莓苔冷滑石縫

縱橫劣容半是乃以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髮垂下接之以
昇果一旬而及峰頂頂廣約百畝中有池亦數畝菡萏方盛濃
碧鮮妍四傍則巨檜喬松竦擢於霄漢余竒木芳草不可識池
側有破舟觸之則碎周覽已及取火金敲之掬祐蓂以承之大
木亦有朽仆於地者拉其枝幹煤火火焉既而循池翫花將折
數蒂又思靈境不可瀆只采取落葉數斤及鉄丹寸許懷之一
宿乃下下之危峻復倍於登涉時海不覺前席執玄冲手曰君
固三清之竒士也不然何以臻茲于是玄冲盡以蓮花鉄贈義
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千尋五嶽亦斯人之徒歟
河東裴光遠龍記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婪冒貨賂

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繫踴雖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
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于廣陽之內有
有里長王表者家雖富贍草喪其妻唯一子可七八歲白晳端
麗嘗隨父來縣曹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巨服玩自是率
以為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以此兒相餽當善
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疵瑕也表荅曰某誠賤微受制於賢骨
肉之間別無以奉命况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子乎設使
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御之數月乃遣表使於
曹南使盜待於竟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遭疾
逾月則附床第委顛矣或時若見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

還尔兒又為表言曰某雖小吏慎密自防細過既無反招賤賊
豈有窺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訴于天今來請命又為已語今還
尔兒與尔重作功德厚賂尔陰錢免我乎昏曰不可少頃曰白
馬來也則代馬語曰前生業報受畜生身為人乘騎自有人限
至於負載馳驟亦有常程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
擊踴不停四蹄火然雙目血滴斃死微命識君之由已訴上天
今來奉取又為已語祈之知王表終不聽數日光遠卒吾郡陸
允儒代之乾寧甲寅歲杪子因訪故人至南衛陸君延客甚謹
語及前政乃為予話之三水人日夫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難乎
茲選誠哉是言如裴生位則子男行乃豹虎殘忍陰狡鬼得而

